

漫天捉报



7.1

封面设计：高汝法
插图：马志儒

漫天捷报

宁夏军区政治部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10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400册

书号：10157·81 定价：0.35元

前 言

为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映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宁夏军区政治部于一九七四年底至一九七五年初，举办了第一期文学创作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和战士都是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初次拿起笔来写作反映部队生活的文学作品。《漫天捷报》里收集的五篇小说、九篇散文，就是这期学习班学员们所创作的部分作品。

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反复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从现实斗争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因而，使作品较好地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斗争生活以及这场斗争给部队建设带来的新气象，赞扬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文学写作的基础知识和经验，选编时间又仓促，难免有不少缺点或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1

在举办这期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和选编这个集子的过程中，《解放军文艺》社、兰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大力的帮助，特表深切谢意。

宁夏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散 文

沙漠清泉·····	李本深 (1)
阿兰山上的萨日朗花·····	任剑英 (12)
红柳歌·····	王 伟 (19)
磐石阵地·····	李晓林 (27)
“浪里蛟”·····	李本深 (33)
边防线上·····	邓海南 (41)
草原上飞出的鹰·····	李 地 (47)
山丹花开红似火·····	何虎祥 (55)
向阳花·····	朱光亚 (65)

小 说

漫天捷报·····	李本深 (76)
源 泉·····	詹建勇 (96)
红梅花开·····	高远征 (115)
戈壁风云·····	李柏涛 (128)
大炮上“刺刀”·····	欧维柱 (146)

沙漠清泉

五三一〇部队排长 李本深

在哪里哟，哪里有沙漠清泉？

多少库伦尔最好的牧人，

倒在渴死的骆驼旁边……

在哪里哟，哪里有沙漠清泉？

奴隶脚下是血染的红沙，

牧主手里是黑粗的皮鞭！

——“老沙漠”的歌

这是一首昔日的苦歌。

读着它，就仿佛听到这漫长的旋律，曾在寒风呼啸的雪夜里，在烈日蒸腾的大漠上，在晓星抖落的霜晨，在雾气浮动的黄昏中飘散着、呼号着；是在步履艰难的跋涉中，和着沉闷而迂缓的驼铃声阵阵荡起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震人心弦的歌，还是在前不久。

去年六、七月间，我们部队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

发，奉命探索乌兰布合大沙漠。当时我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踏平乌兰布合，来日沙海捉‘鳖’！”决心以胜利探索沙漠的战斗，狠狠戳穿大卖国贼林彪伙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复辟倒退的罪恶阴谋。

当时，我在先遣小分队里。小分队又分几个勘察小组，我们这个组，专在沙漠里找水。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先遣小分队象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向乌兰布合大沙漠……

乌兰布合，蒙语的意思是“红色的公牛”。好一头“红色的公牛”啊！六月天正是它施展威风的时候。白天，它喷着火、吐着烟，把无边无际的沙海烧得滚烫！入夜，“公牛”沉睡了，沙海冷却了、冻结了。它一呼一吸，喷吐着浸人骨髓的凉气，又常常把我们从欲睡的朦胧中搅醒。

行军是艰难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沙漠，变幻着种种奇异的景象。有时它是连绵几里、十几里的大沙障，真象伏卧着的巨大牛群；有时它接连耸起几座又高又陡的沙山，象是闪耀着光辉的金字塔；有时它又变成一望无际的鳞鳞金波……

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在一片洼地里找到一窝儿黄水。舀了一喝，又苦又涩，当天一个同志就拉肚子。卫生员一化验，好家伙！这个杂质、那个杂质，碱啦硝啦的一大串！这是什么“鬼”水呀！

又一次，我们一大早行军。当太阳初升的时候，我突然第一个惊奇地叫起来——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环湖是参天蔽日的大森林……多美的沙漠绿

洲呀！可是，政委告诉我，那不过是有名的“沙漠蜃楼”的幻景罢了。果然只片刻工夫，“湖”没有了，“树”不见了，只剩下波澜起伏的沙涛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咂咂干裂的嘴唇，有点失望。心里想：“沙漠呀沙漠，你也太小气了！”

当晚，政委组织找水小组开了会。他说：“是否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道，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实质。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寸步难行。就说找水吧，当地牧民群众长期同沙漠作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只有坚决地依靠他们，才能让沙漠献出水来！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乌兰布合当作向人民学习的大课堂。”

翌日，我们又出发了。沙漠腹地，举目不见一个蒙古包。

这天，好不容易打听到离我们四十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户牧民。一卸背包，政委就带我们去拜访。那牧民盛情地招待了我们。问到水，才知道他是轮换着用三峰骆驼到远处驮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可是，这好心的牧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要找水，得先找到阿木扎雅老人，因为他是著名的“老沙漠”。问到“老沙漠”的经历，这位牧民感慨道：“说经历，得用阿木扎雅的脚步去量……”接着，他给我们唱了一支阿木扎雅唱过的歌，也就是我记在前面的那首歌。最后，热心的牧民指着朝阳升起的地方说：“朝东走吧！一直朝东走，就能找到阿木扎雅！”回来的路

上，我高兴极了。又一想，歌里讲得明白：“在哪里哟，哪里有沙漠清泉？……”看来是没找到清泉嘛！拿这话跟政委一说，政委笑了。他深沉地说：“你呀，还不明白歌子的意思。这清泉，是能使奴隶们获得幸福的那个清泉呀！”

朝着东方，我们又走了一天。这天是“耐渴行军”。因为我们基本断了水。通过电台联络，知道补充水的驼队已向我们这个地方出发三天了。革命战士天不怕、地不怕，沙漠烈日算个啥！批林批孔给咱加足了马力，队前队尾响起了《一壶水》的歌声……

走到中午时分，迎面碰上了一座陡峭的沙山，骆驼都“嘚嘚”叫着上不去。我们便两膝着地，一步一溜地向上“运动”。当政委把我最后一个掀上沙山顶上的时候，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隐约觉得似有一股清冽、甘美的琼浆流向我的全身。我渐渐地睁开眼睛，抬眼一看，只见眼前有一只雕花的木碗，满盛着清清的水。我看到端着水碗的那一只粗大壮健的手，象饱经岁月风霜的树杈。接着，我看到染满风尘的藏青色蒙袍里一堵起伏的胸膛。最后，我看到一张慈祥地微笑着的脸庞：那飘拂着的银白的长须，那如网似织的皱纹，那高高的黑明闪亮的颧骨，和那对闪射着豪气的湖海般深沉的眼睛……深深地嵌印在我心底。政委激动地俯在我耳旁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阿木扎雅老阿爸！”一听到“阿木扎雅”几个字，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驼队来迟了，让同志们吃苦罗。”老阿爸似乎有说不

出来的歉意，微微摇着头说。

我这才看清，在阿木扎雅身后，又是一幅动人的情景：好几十峰骆驼停在那里。战士们和十来个背枪的男女民兵，正忙着卸驮子。他们招呼着、欢笑着……

夜晚。这是个多么不平常的夜晚呀！

篝火燃起来了，空旷的沙漠在火光里闪烁。我们和阿木扎雅老阿爸紧紧围坐在篝火旁边，喝着煮开了的清泉水和鲜奶茶。我们有多少话要对老阿爸讲啊！老阿爸就象很了解我们的急切心意一样，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得齐整的羊皮纸，就着火光摊开来——顿时，一行字跳进我的眼帘：《沙漠水源分布示意图》！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老阿爸在图上指点着，渐渐地、先前那个干得喷火冒烟的沙漠，竟在我眼前变成了有着葡萄串一样多的小湖泊的大平原了。我使劲儿摇着阿木扎雅那粗糙阔大的手，激动地说：“阿爸，您可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老沙漠’呀！”阿木扎雅把头微微一仰，飞出一串爽朗的笑声，胡须笑声中抖着，说：“我这叫做集中群众智慧嘛！一个人懂得再多也算少，群众里头有神通！”他指着篝火旁的青年民兵们说：“这里头，还有这些‘新沙漠’的功劳呢。”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当我们对老人说起在寻访他时，怎样听到了他编唱的苦歌的时候，老人嘴角咬紧了，紧握着熄灭了的“羊角把”，直望着那舞动的篝火出神。顿时，篝火边的欢声笑语飞散了，只听见沙漠在喘息，只听见干柴燃烧时“毕剥”的爆响……当阿木扎雅重新点燃了“羊

角把”，长长吐出一团烟云的时候，对我们讲起了他的身世。连乌兰布合这“红色的公牛”也睡不着了，它也屏住呼吸和我们一起倾听——

……一个风狂雪猛的黑夜里，阿木扎雅降生了。当他还在额吉^①肚里未出生的时候，王爷的奴隶册上，已经用血红的朱笔记下了他的名字。阿木扎雅关于人生的记忆，是从管家沾水的鞭子开始的，什么样的牛马活他都干过！风雪没能冻死他，黄沙没能淹没他，牧主的鞭子未能抽死他，他象一株苦碱沙地上的扎干树一样，健壮地成长起来了。有一次，一个贩盐的商人看中了这个力气赛骆驼的“哑巴牲口”。从此，阿木扎雅走进了驼伕们的行列。多少次暑来寒往呀，阿木扎雅他们牵着长长的驼缰，在乌兰布合沙漠里艰难举步。他们从边塞的一个盐湖里驮了盐，穿过漫长的沙漠，去向草原和内地，一趟又一趟，来来往往多少趟，数不清了。只见牧主和奸商的穿着越来越奢华，宅第越修越堂皇；驼伕们身上仍然是那张遮不住身子的烂羊皮。夏天，沙漠里的水就是生命。可是奸商只管赚钱，死活不管。阿木扎雅渴得没办法，只好接骆驼尿喝。于是，他愤恨地唱出了那首苦歌，从边塞唱到沙漠，从沙漠又唱到草原……在非人的磨难下，阿木扎雅终于倒下了，但他没有轻易死去。一个老牧人救了他，并且告诉他“天下就要红了，幸福的清泉就要涌流了！”

阿木扎雅讲完了他的苦难身世。一直在屏息静听的乌兰

① 额吉即妈妈。

布合长啸着骚动起来。当下，我们政委一挥拳头，篝火旁早已群情激愤的军民开起了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大会。我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述说当时震撼人心的情景！同志们肺都气炸了，脖子都气红了。林彪勾结苏修老毛子“克己复礼”，要开历史的倒车，这不就是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再象阿木扎雅过去一样，在皮鞭的抽打下遭受折磨吗，不是再让我们去痛苦地吟唱阿木扎雅编唱的那首苦歌吗？！不！“老沙漠”不答应！我们绝不答应！

篝火在燃烧着，“老沙漠”的“羊角把”也忽明忽暗地燃烧着。在几个青年民兵的提议下，我们一致要求阿木扎雅讲讲，他在“幸福的清泉就要涌流了”的时候，经过的一件生动有趣的事。

“好！”阿木扎雅磕掉烟灰，把“羊角把”往腰带上一掖，慢悠悠地讲起来。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四九年夏天，毛主席领导的解放战争已接近全国胜利。蒋匪帮一败涂地，树倒猢猻散……一天，几个胡子八碴的匪军官逃到了库伦尔，要通过乌兰布台沙漠向西逃窜。他们探知阿木扎雅对沙漠地理非常熟悉，便抓住了他。

“老家伙！把我们带过沙漠！听见没有？……把我们带过沙漠！”一个匪军官咆哮着。

阿木扎雅听见了，但他只是笑……

“听见没有？聋啦？哑啦？……你笑什么？”

阿木扎雅还是不说话。他心里想：“我笑什么？笑你们

跟丧家狗一样！我笑天下就要红了！幸福的清泉就要……”

匪军官着了急，收住枪，拿出了金条，阴险地笑着：“只要你肯带路，三根金条……”

阿木扎雅想了想，笑了笑，拂了拂蒙古袍上的尘土，轻松地说：“好，我送你们去！”

匪军官们得意了。他们把两架绑着水桶的驮子，架到刚抢来的骆驼背上。喝斥道：“快走！快走！”

走了一天，又走了一天。越走越远……

匪军官们不时地查看地图，还用电台不断地跟什么地方联络。他们六神无主的心慢慢地稳定下来，以为万无一失了，总算死里逃生。阿木扎雅呢，越走心里越坦然，他暗暗骂道：“哼！到时候，叫你们连哭都来不及呢！”

第四天，来到了沙漠腹地。“红色的公牛”怒吼了！霎时间，狂风大作，把天地搅成一片浑浊，扯起漫天沙帐，对面看不见人。那几个匪军官早慌作一团，娘呀爹呀地叫着，紧紧地贴住了地皮，连头也不敢抬。阿木扎雅借着风沙的掩护，摸到一峰骆驼，用腰刀捅破了驮子上的水桶，然后掀翻了驮子……最后飞身跨驼，顺着下风头，在沙浪里驰骋起来，只留下响雷般的笑声：“……棺材瓢儿们，上西天去吧！”

大风平息了。当那些张慌失措的匪军官从沙窝里象灰鼠一样抬起脑袋的时候，哪里还看得见“老沙漠”的影踪！只见眼前歪栽着的两架驮子上，水桶全都空了……

听完这个大快人心的故事，看着阿木扎雅老人那满怀胜

利喜悦的紫红色脸膛，一股崇高的敬意从我心底升起。这篝火旁的一夜呀，使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黎明。沙漠里的黎明，报晓的是清脆激越的驼铃声。阿木扎雅和几个“新沙漠”带领我们去找水了。我快乐地跳着蹦着，跑在老阿爸的身前身后。

我们走进沙山的谷地。“老沙漠”在长着野芦草的沙洼里，停住了脚步：“喏，这里有水！”一听有水，我们抡起小铁锹呼呼猛挖！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果然有水渗出来，渐渐汇成一汪……

我们走进常年无水的干沙河。“老沙漠”在长着一些白刺的大沙包下，停住了脚步：“喏，这里有水！”我们又是一阵猛挖。挖了三米多深，果然又有一汪比先前更清澈的水源源渗出来……

我们走进分布着扎干林的沙障“长廊”。“老沙漠”又停住了脚步……

那天，阿木扎雅老阿爸带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地貌。他一次又一次地停下脚步来，凡是在他停下的地方，一挖准会冒出诱人的水……后来，他还领我们在许多背阴地带掘出一种叫做“黄菇拉”的沙漠植物，堪称“沙漠食粮”，既解渴又镇热。哈！甭提我当时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啦！我美滋滋地吃着“黄菇拉”，看着脚下挖出的一泓水泉——明镜般的水里映着我的笑脸。心想，这虽然算不上什么“清泉”，但终究是找到了水。我大咧咧地向政委说：“找到啦，找到啦”！

谁知政委却意味深长地问我：“你说，这水总有个用完

的时候吧？”

“嗯。”

“或许一阵风沙也会把它掩埋吧？”

“嗯。”

“可是，真正的沙漠清泉是用不完、也掩不住的……”

完成沙漠探索任务已经指日可数。这天，又有两列长长的驼队来给我们送水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女民兵跑到“老沙漠”^前跟前，一个敬礼：“报告支书阿爸！公社武装部通知你，立刻赶回库伦尔，参加军民联防会议。”

“有什么情况？”“老沙漠”问。

女民兵往北面一指：“苏修新沙皇最近又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老沙漠”抬起刚毅的头，望着远方：雄伟壮丽的乌兰布合奔涌汇聚，翻滚着无尽的波涛……“老沙漠”笑了，微微地点了点头……

啊，我们的“老沙漠”！我敢肯定，当年，你带着那几个匪军官走进乌兰布合沙漠时，也一定是这么微微笑着的！

“老沙漠”和我们一一道别，然后同政委一起登上高高的沙丘。政委首先代表我们全体指战员，真诚地感谢以阿木扎雅为代表的广大贫下中牧。从政委的讲话中，我惊讶地听到，为保证我们部队同时在几条行军路线上探索沙漠，当地公社动员了几十个骆驼队，往返奔驰，象接力赛跑那样，转运最甜的泉水。听到这里，一幅动人的画面，在我心里展开来、展开来——我仿佛看见一列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驼

队，在艰难而疾速地跋涉。无论我们走到什么遥远的地方，那急促而欢乐的驼铃声总是一步步伴随着我们。这亲切无比的驼铃声啊，穿过六月的沙柳，穿过翠绿的骆驼刺，也穿过长风呼啸的山崖，穿过沙雨倾盆的热风口……我仿佛看见“老沙漠”在驼队的最前面走着。他牵着长长的驼缰，蹚着没膝的沙浪，笑着、跋涉着。飞沙卷进他的长须，他抖一抖，热风吹裂他的嘴唇，他揪一节芦草嚼在嘴里，又笑着加快了步子……

突然，一阵震撼四野的口号声打断了我的遐想。只听“老沙漠”那象飓风一般的声音，在乌兰布合天空回响：“……山有倒的时候，水也有干的时候，咱军和民可是没一天分离的时候！恶狼虽凶，猎手更壮，阶级敌人的破坏再疯狂，也敌不住咱军民的铁拳！林彪丧了狗命，苏修老毛子也要狗急跳墙，好哇！不要狗命的都来吧！看看咱这乌兰布合到底有没有他们的活路可走！”阿木扎雅的话，激起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霎时，“老沙漠”的歌和“沙漠葬敌”的故事，以及那张密密麻麻的《沙漠水源分布示意图》等等……一齐涌进了我的脑海。

当政委稳步走到我跟前时，我抑制不住满腔沸腾的热血，喜冲冲地说：“政委！我找到真正的沙漠清泉了！”

“噢，在什么地方？”政委故意问我。

“你看——”

初升的朝阳，染红了沙海的万倾金波，染红了长长的骆驼队，染红了“老沙漠”那高大的身躯……

阿兰山上的萨日朗花

五三九二部队战士 任剑英

金秋八月，场首长派我去了解女牧班班长王英扎根边疆、为革命养好军马的事迹。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我便骑马向阿兰山牧场奔去。

八月的阿兰山草原哟，风光分外明媚，蔚蓝的天空挂着一轮红日，把朝晖撒遍大地。碧波荡漾的草地上，走过一群群白色的羊群，花色的牛群，栗色的马群，象一朵朵瑰丽的彩云，在草原滚滚浮动。妍丽盛开的百花，散发出醉人的芳香，然而在这百花丛中最引我注目的，却是那一簇簇的萨日朗花，在阳光的映衬下，它红艳艳，旺生生，格外耀眼……

看着眼前的景物，往事不由地浮现在眼前：五年前，我和王英一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祖国内地繁华的大城市，来到了遥远的北疆。那时王英只有一个心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风雨，受锻炼。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来到了女牧班，立志在这偏僻的阿兰山草原上扎根、开花，做一名红色“女马倌”。不久，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阿兰山牧场，告